

# 夫子之憂

謝向榮

《大學》云：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」

古聖賢不朽的常理，當下聽來卻令人感覺陌生。今天的大學生，到底有多少仍會立志修身、敦品勵行？關心社會、關懷天下？動靜不失其時？若連克己明道亦未盡善，又如何期許能兼善天下？

社會上不時有意見：「大學生質素下降。」、「一輩不如一輩。」

報章中曾經有評論：「城大請了一流的教授，卻出不了一流的學生。」

真的嗎？你說呢？

回想四年在城大的日子，由副學士到學士課程的親身體驗，撫心自問，這裏確實有一流的師資、教材、設備；對此，我心懷感激。然而，為何外間仍對我們，對大學生的整體水平，甚至對整個教育制度，非議不斷呢？

「為學」與「做人」，全在乎一個「敬」字，今天的學生做到了嗎？我們果真盡了學生的責任嗎？如果我們抱著僥倖的態度求學，懷著厭煩的心情處事，藉著馬虎的表現混日子；聽課，遲到早退；為文，東拼西貼；應試，好逸惡勞；如此表現，何敬之有？既無敬於學，更失敬於人，自承其羞，又誰之咎！道理或許顯淺至極，但犯上諸項毛病者，始終仍大有人在。明明老生常談，偏偏知易行難。

凡此種種根深蒂固的壞風氣、壞表現，歸根究底，不是能力的關係，而是根本的問學態度出了問題。世上每個人總有著自己的個人價值觀，作為大學生，我更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著一定的素質，只要用心，大家都可以是一流的學生，作未來社會的可造之才。所謂「一流」，非謂能力，不過盡心而已。

或曰：「反正我總比不上其他同學，比不上其他院校的學生，與其浪費時間，不如花時間多找兼職好了。」

或曰：「做報告，寫論文，有何難？我們實在是學生嘛，懂的當然不及學者前輩了。既然他們早已作了詳細論述，有這麼多資料，隨便拼拼湊湊，直接引述下來不就好了？」

或曰：「這位老師評分寬鬆，隨便做做便能得到好成績，所以不用太緊張，保持不過不失便好了。」

真的嗎？你說呢？

過去，你盡心了嗎？盡力了嗎？盡責了嗎？未來，又如何打算？問學之心，不為應付他人，也不為求取回報，只在盡責於己，致力求真。何必妄自菲薄？何須猜度他人喜好，考量分數問題？為學也好，做人也好，一切外在因素，不過其次；最基本者，能盡心敬事，問心無愧，已足夠了。

城大既是一座問學的寶山，只要能珍惜機會，善用資源，入寶山豈會空手而回？面對寶山，

你作好準備沒有？成事在己，失之亦然，去寫下屬於自己的「大學之道」吧！

子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夫子之憂，亦吾所慮。互勉之！

（作者於 2004/05 年度就讀中文榮譽文學士課程三年級）

### 評審意見

鄭建成教授（電子工程學系）

今次《大學之道》徵文比賽，作品一百一十餘篇，內容覆蓋大學生活幾乎每一個方面：由讀書學習、工作體驗、外訪經歷；以至經營學會、交友之道、宿舍生活，不一而足，十分豐富。從作品中可以體會到新生的惶恐迷惑、大陸留學生的思鄉情懷、副學士生的發奮圖強、高年級生的成長過程、校友對城大的眷戀、「成熟學生」的艱苦奮鬥；其中有失敗者（應說是「尚未成功者」）的痛定思痛，力爭上游；有成功者的躊躇滿志，整裝待發；有嚴肅的議論；有輕鬆的生活剪影；有真摯的抒情；更多的是隨感，表達對前途的關心，對自我完善的追求。作品充分體現了城大學生積極進取的精神和高度反思的能力，總體而言，清新可喜。

這裏我想特別提一提三篇我較喜歡的文章。

作品〈夫子之憂〉可說是議論文的代表作。作者先引述《大學》，提出理想大學生的要求，繼而分析在城大四年生活所見某些學生「為學」與「做人」的種種問題，認為主要是學生本身未能「盡心敬事」所致，最後以《論語·述而篇》作結，以「夫子之憂，亦吾所慮」點題。文章一氣呵成，首尾呼應，主題清晰，立論端正。作者文筆老練流暢，半文半白的文體，節奏明快，琅琅上口。作者尤善用提問，每一提問，如一棒喝，大大提高文章感染力，十分高明。

作品〈蝸居城大〉是一位大陸留學生抒情之作。作者夜靜感懷，幽幽地抒發遊子思鄉之情，頗有文采。從文章裏可以強烈感受到作者思緒的起伏和轉變；感受到作者因為「絢麗多姿」的住宿生活和在香港生活的正面體驗，克服了「悲涼」和「辛酸」的情緒，使她醒悟到「人生的方向要靠我們自己掌舵」。文章抒情細膩，道出了留學生的心態調整過程，感染力強。

作品〈我的學弟〉，寫法比較「另類」，但效果甚佳。作者描寫他的一位來自大陸的學弟，從側面樹立大學生的典範。作者並沒有半句描寫學弟的容貌，只是記述他的背景言行，但卻令人印象難忘。這完全歸功於作者懂得如何取材和他的生動活潑，幽默風趣的文筆。學弟的博學多才，和他的率直、純真、仗義、獨立思考的個性，經過作者匠心獨運，躍然紙上。